

A stylized graphic in shades of green and grey on a dark background. It features a sun with radiating lines in the upper left and wavy, horizontal lines below it, suggesting water or a landscape. The sun has a central circle and radiating lines of varying lengths.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A red square logo with a white border and a white geometric shape inside, resembling a stylized '0' or a similar character.

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

北京出版社

小说报告文学选



XWTS 0023361

北 京 出 版 社

丛书设计：王 晖

本书设计：任建辉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

出版：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 京 印 刷 三 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90,000 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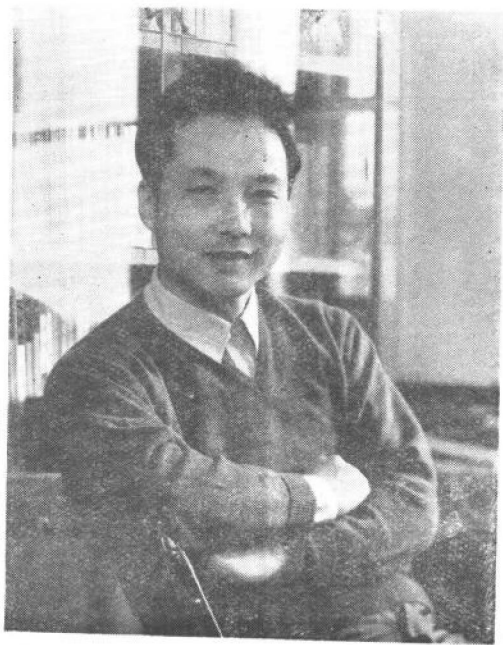
印数： 1—41,100

书号： 10071·332

定价：0.80元

理由

原名礼由。一九三八年生于北京。读高中期间调至体委任教练员。十九岁开始写作。一九七三年在北京的刊物上相继发表小说《心里美》、《山丹花》、《大路上》、《旱天雷》等。一九七七年以来发表《扬眉剑出鞘》等三十余篇作品，曾出版报告文学集《她有多少孩子》。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现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作协北京分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丛书》副主编、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会长。



揚眉劍出鞘

一輛閃着紅十字標記的救護車和兩輛小汽車，駛出寫字樓體育宮，沿着公路向前疾馳。

這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晚上。

這輛箭一樣的小車，駛向首都，浸在深藍色的夜幕里。朦朧的建築的，晶瑩的噴水泉和閃爍迷離的燈光，~~一筆而過~~一筆而過。馬路里初暮的夜色清涼如水，而車里人的心時~~時~~的懸、焦、急……

護髮的
白的
這輛車停在一所醫院的門前。
西班牙劍術協會主席~~格羅~~和中國女劍隊教練員李潔瑛，簇擁着一位年輕的中國女

北京人民出版社編

作者手迹

心灵的探索 时代的颂歌

——《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读后

荒 煤

—

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做“代沟”。据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意思是指两代人之间有一条鸿沟。

这条沟有多深，多宽，是可以逾越，还是不可跨越？这条代沟之间有些什么样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调和的？这条沟是否可以填平、消除？这大概都不是这个名词所能表达的了。

听说，有些青年文学工作者很欣赏这个名词。这就是说，他们确认文艺战线上也有这个代沟，并且多少还有些欣赏这个代沟。因为至少证明他们站在沟那边，是新一代，不同于我们这老一代。

我不想否认这个代沟存在，它既然存在，就否认不了。老，有可尊敬的一面，不过即令还能发挥较大的作

用，可以叫做老当益壮，或叫做焕发青春，但终究是老一代。倘若惹恼了某些青年人，那么“老”就可以变作许多贬词：老经验、老教条、老糊涂……总之，老了，可以休矣！

我个人也确实常常碰到这个代沟那边来的呼声，既有鼓励，也有责备。

鼓励的说你思想解放，旗帜鲜明，支持青年；责备的，总指摘你关心不够：稿子退得慢了，提的意见不够具体，有的稿子实在看不了，转到刊物编辑部处理，因而延误了时间，或根本不提意见。他们很难体谅一个年近七十的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有多少精力能看大量的外稿。更严重的是，责备我“转向”了，对青年作家不信任、不支持了。例如，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有错误倾向的某个作品的文章之后，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还收到一个大学中文系几位同学的来信，他们经过讨论，决定对我进行忠告，认为我已经是一块“绊脚石”，劝我“最好退休”！

同一天，却又接到一封信，提出质问：“你们要把青年作家引到哪里去？”认为有些错误倾向作品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这些评论家提倡“伤痕文学”的缘故。

这一天夜里，我简直没有睡好。因为我不能不思索，究竟什么是文学战线上的代沟？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个代沟？

我渴望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二

刚进入一九八一年新春，理由同志和北京出版社的郑

万隆同志来到我家里，送来了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集的清样。万隆是这本集子的责任编辑，他怕我忙，告诉我着重看哪几篇作品。我原是去年夏天答应的，愿意给这本集子写篇序言。当时我主要是对《扬眉剑出鞘》等几篇报告文学很感兴趣，还不知道理由也写小说。说老实话，这时候我的心情，是有点矛盾的，怕写不好。因为，我也担心和理由之间是否有条代沟？

后来，我不仅读了这本选集，又读了《她有多少孩子》这本报告文学集。我感到心情很不平静。

我突然感觉，我找到了有关代沟的答案。我并不是和所有的青年作家之间存在着代沟；即使与某些青年作家之间存在代沟，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心是可以相通的。关键在于对我们经过十年浩劫、进入了历史新时期的人民，是否有共同的认识。

党和国家在这场浩劫中经受了锻炼，经住了严重的考验，已经重新站立起来，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信心百倍地开始了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我们的人民，还是否象列宁所说的，是我们国家的精华、力量和未来呢？

十年灾难给我们亿万人民造成精神上、心灵上的污染、毒害、创伤，所有这些能够洗涤、消除和愈合吗？

我们文学工作者——灵魂工程师，能不能医治好那些创伤较深的千千万万人民的美好心灵，重新在他们心灵里燃烧起共产主义理想的火花？

如果我们有共同的认识和信念：伟大的中国人民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也就是经得起这场考验，经过了最残酷的斗争，也就是经受了烈火的锻炼，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有信心地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四化”这个雄伟的奋斗目标。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代沟不可跨越呢？

于是，我终于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杂感似的序言。年老又忙，往往是在相当疲劳的情况下挤出一点时间来写的。有时不免借题发挥，谈点个人的观感，谈不上有什么新见。

三

我十分感谢理由同志在他的作品里展示了那么多美好的心灵。无论是身经两个世界、又经历了十年浩劫、现在却“活得更年轻”的老科学家们，还是“饱经忧患，坚韧不拔”的中年纺织女工，或是《痴情》的画家，或是《扬眉剑出鞘》的一批青年运动员，或是《在‘四五’的激流中》、在自卫反击战中《威震山谷的七勇士》的这一代新人，都有一颗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人民作出更多贡献的美好的心灵。

理由在他的《她有多少孩子》集子的后记里说：

一个报告文学的作者，“应学习玉石艺人的匠心和技巧，善于利用天然材料的形态、纹理和色泽，因势而雕，琢出精致的玛瑙盘，盘中有物赫然突露，却又浑然一体，并在一定角度的光线照射下熠熠闪烁，吸引着观者投来一瞥，或止步留连……”

他是谈到报告文学的结构时讲的这段话。而我却感

到，这不仅是报告文学的结构经验谈，这实际是抓到了文学是人学的核心问题。因为结构，无非是根据素材加以选择、取舍、剪裁，通过情节刻画人物。

他在后记中另一处又讲：

“而时代变化的重要标志，还是人的变化，人的精神的变化，人的关系的变化——写人，写人的思想，写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报告文学的中心。”其实，这也是其他文学创作的中心。

一个作家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寻觅细节，结构情节，无非是写人，写人的思想，写人与人的关系，也无非是写人的个性，刻画人物的个性。归根到底，作家要探索、表现人的灵魂，发掘每个人物真实生动的心灵。

我认为，作家不论是写小说，进行虚构，塑造典型，或是写报告文学，表现真人真事，同样都需要匠心和技巧，“善于利用天然材料的形态、纹理和色泽，因势而雕”。小说创作虽属虚构，人物却来自实际生活，有其天然材料的形态。总之，作家“因势而雕”，无非根据天然材料进行艺术的概括，予以典型化。但最终琢出来的、最宝贵的，闪闪发光，和盘托出在读者面前的，恰恰只是人物的灵魂，人物的内心，一颗有血有肉的、亲切真实可信的心灵。

各种人物生活在各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各有自己的遭遇和命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必然引起人物思想情感和精力的变化，因而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种复杂的丰富的变化都要在心灵的镜面上反映出来。

这颗心灵愈表现得丰富深刻而真实可信，愈被读者所理解，就愈加感染人、打动人、影响人，引起读者强烈的爱憎。文学作品感人的力量就在于此。这也就是对文学是人学的最本质的理解。作家和读者心是相通的，也只有通过这个唯一的途径。

一个优秀的革命作家，无论是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也好，或者叫做社会功能、社会效果也好，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去挖掘出一颗一颗美好的心灵。

理由的报告文学所报道的真人真事，尽管是必须要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然而写来栩栩如生，读来亲切可信，真实感人，不仅是运用了小说的许多描写手法，关键还在于作者能够在真人真事带来的局限性中展示人物的内心，写人的思想感情，注意表现人物心灵。

报道事件的发展与变化是容易的，但是表现真实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容许虚构的前提下，那就很不容易了。作者“感到报告文学贵在真实，也难在真实”，这确乎道出了作者真正的感受。但理由报告文学的几篇最有光彩的作品，如《扬眉剑出鞘》、《中年颂》、《痴情》、“高山与平原”又确实写出了几个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它们之所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正如作者自己讲的，从结构细节到语言，他都尽可能汲取了文学创作的丰富的技巧和手段，目的是为了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灵。

例如《痴情》，整个作品，人物性格的鲜明，内心活动

的复杂和丰富，心理描写的细腻，思想感情的变化，都十分生动、真实。它同样也可以说是一篇富有诗意的优美小说。它不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痴情的画家，一个“诚实的艺术家”，也给我们刻画出一个“虽不懂艺术却纯真而质朴的人”——一个痴情的“职业医生、贤妻良母，也是献身于艺术的人”。

张兰英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年轻画家袁运生是“有才华”的，喜欢他“诚实”，坚信“爱情需要诚实”，于是毅然在他的苦难中和他结合，在长时间崎岖坎坷的道路上，用“一颗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的心”，为了丈夫对艺术的痴情作出了牺牲。她有一颗多么质朴美好的心灵啊！

我同意作者的说法，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联姻。但不同意说，“因为它兼有新闻的真实性……才能被文学所容纳，被读者所首肯。”我却认为，报告文学与小说唯一的区别，前者在于人物是实有其人，而后者则在于如鲁迅所说，不过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虚构的人物；可是经过作家的典型化，又似乎真有其人。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之所以都被称为文学，关键在于运用文学的手段与技巧，真正写出了人和人的心灵。报告文学难在不能虚构，因为真人真事有相当的局限性，故事性、情节、细节、人物心理、语言不如小说那样可以随意结构、选择、想象。可是，一旦作者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从实际人物出发，又善于运用文学手段和技巧，着重于人物的个性的刻画和精神面貌的描写，同样可达到

高度的文学水平，而且丰富了文学的样式，成为广大群众所热爱的文学作品。理由同志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努力和贡献，恰恰不仅是因为它兼有新闻的真实性，才能为文学所容纳，而是因为他运用高度的文学性更生动地表达了新闻的真实性，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又丰富了报告文学的样式。

例如《扬眉剑出鞘》、《手眼神通》、《淘气的姑娘》等，可以说都更接近小说，或者说，就是“新闻小说”。倘若《痴情》不说是报告文学，是报道的真人真事，就其艺术性所达到的感染人的力量来说，它和许多优秀的小说有什么区别？它是应该“被文学所容纳”呢？还是它本身就是文学呢？还是它发展了丰富了文学呢？理由同志说，国外已经有这种报告文学的样式，可我还没有读过。倘若《痴情》算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我觉得是相当成功的，称它为报告文学小说也未尝不可。

如果把理由的小说《子爵号》和《痴情》作个对比，倘若把《子爵号》中的人物也说是真人真事，那么，说《子爵号》是报告文学也未尝不可，但它还不及《痴情》感人。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四

我对报告文学的理论很少研究。我同意作者所说，报告文学主要的特征是新闻的真实性。

作者要进行采访，限于真人真事，采访得来的材料，要进行符合实际的报道，要力求真实，而不容许虚构。

但报告文学终究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更不受新闻性的时间限制。相反，这种报道，甚至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以后的综合性的概括。特别是报导的重点已不是事件，而是人物。过去有强烈社会影响的作品如《白求恩大夫》、《焦裕禄》，以及理由的《痴情》、《高山与平原》、《她有多少孩子》、《中年颂》，几乎都是概括了一个人物的生平或历史中的某个重要阶段的活动。

再如，《心血的浇注》，是在周总理逝世后回忆人民大会堂建筑时期，从设计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周恩来同志热诚地关怀，并浇注了他自己的心血。通过这一件事实，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周总理崇高的品质。

即使是《扬眉剑出鞘》，报道的事件时间虽然最近，也是在比赛结束一个多月之后。

这说明理由同志的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获得成功的条件又并不仅仅在于作品的新闻的真实性。

关键还是在于作者充满激情、又充分汲取了文学创作的丰富手段，报道了我们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人。

由于过去文艺理论上偏颇、形而上学，把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要求简单化，更由于“四人帮”提倡写什么“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树立“样板”，现在有些青年作家似乎一听到要写新的人物就有条件反射，发生反感。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所以，我认为，今天提倡报告文学着重写社会主义新

时期的新人，是一个历史任务，也是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

理由同志的报告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为我们时代的新人展现了一个性格鲜明，形象生动、亲切真实的画廊。华罗庚、童弟周、林巧稚、蔡旭、袁运生、张兰英、高松岭、王胜川、索桂清、栾菊杰、朱政、陈永利、鲍乃镛、贺延光、侯玉良、刘迪等等，即使在“四人帮”蹂躏大地、践踏祖国，篡党夺权、镇压人民的黑暗日子里，他们都是在激流中的普通战士，而又是一个伟大的公民，他们都怀着对人民、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在种种苦难的经历中，身心交瘁，也没有丧失信心，放弃工作，并且挺身而出，投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的儿女。

生活中，现实斗争中，广阔的天地中，在各条战线上都有这样的新人。他们其实都如作者所说：是一群“饱经忧患、坚韧不拔、含辛茹苦，伫立于浑厚的大地，支撑着金碧辉煌的屋顶”的“国家的筋骨”！

有赖于这些筋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尽管遭受过“四人帮”毁灭性的破坏，我们国家到底重新振作起来、苏醒过来了，向四化开始了新的长征！

这不是作家塑造的典型，不是作家虚构的人物，也不是作家空想的理想化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战斗在我们面前的普通人。他们坚强的性格，崇高的品质，饱尝辛酸的心灵，经过十年浩劫的痛苦磨炼，更加光彩夺目了。也如作者在歌颂《手眼神通》中的高松岭最后

所说的：“我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心灵的天地。我要赞美他和象他这样的一群！”

理由难能可贵的，就是不断为我们展示一个又一个丰富的心灵的天地，深切地热忱地对这些丰富的心灵给以恰到好处的心心服的剖析。即使对那些经过十年浩劫堕入“更原始、更野蛮”犯罪的青少年们，也终于发出“请爱他”的呼声！这是作者的幻觉：

“我看见，在那高峻的山巅，站着—个鬓发苍白的身影，正挥动着双臂，用紧迫的声音向广漠的空间发出呼吁——请爱他！”这其实也是作者的呼吁，因为他对校长王胜川和他的同事们从事这个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入的理解：他们是“……通向共产主义道德路途中的伟大清道夫，他们不断扶起那些跌倒的人，用自己的心血增添着他身上可爱的品质，还要把他扶上一个崇高的精神的峰峦。王胜川同志所说的爱，来自巨大的责任感、严谨的科学、钢铁的意志和广阔的襟怀！”

其实，作家何尝不需要有王胜川同志所说的这种爱？难道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最重要、最神圣的职责，不就是要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鼓舞我们饱经忧患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去攀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峰峻岭？！

我随便摘取这些例子，不过是只想说明这一点：理由同志这种善于发现、挖掘、剖析各种新人丰富心灵的天地，正是他把报告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特征。自然，我不是要求所有的各种题材和形式的报告文学都一律要做

到这一点。也不应把报告文学局限这一种写法。更不是主张作者为了表现人物的心灵，力求文学性，离开事实的报道去进行虚构。报告文学首要的毕竟是真人真事。

理由为我们打开了这么多丰富心灵的天地，正好也是向我们打开了作者自己的丰富的心灵天地。只有当作者自己也有一颗象王胜川那种爱的心灵，才可能在一片阴霾迷雾的混沌中，在茫茫大千世界里发现一颗又一颗珍贵的心灵，为我们谱写出一首又一首振奋人心的时代的颂歌！

五

由于工作忙，我过去对理由的小说读的很少。这本集子里就收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美》。是一九七二年夏天写的。一九七七年的创作则有两篇，是《早天雷》、《珍珠渠》。一九八〇年的有三篇。从八年间选出的这六篇小说，和近三年所写的二十篇左右的报告文学相对照，小说创作大概不算是旺盛吧。

小说容许虚构、概括，要求对人物刻画的典型化，允许作家想象的更大自由。就理由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按理说，他本应该在小说里更加真实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丰富的心灵天地，然而象《心里美》、《早天雷》、《珍珠渠》这三篇小说的人物的描写却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而《白天鹅》与《青衫湿》，题材较新颖，人物的形象比较丰富，但却难说这是时代的新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象《心里美》等这三篇小说中出现的农村的县